

“问题胶囊”折射药企发展歧途

纪玉



今日论语

最近,郑州郑上路的一段排污明渠内,一夜之间出现大量空心胶囊,300余米的渠沟被各色胶囊堆积成了“彩虹河”。网友调侃,此次空心胶囊“集体跳水”属“畏罪自杀”——由于媒体连续曝光“问题胶囊”,这批胶囊自认有罪,遂跳河自尽。

这是充满讽刺意味的笑谈。空心胶囊“集体跳水”,当然不是“自杀”,更可能是违法企业“毁尸灭迹”;需要谢罪的,也绝不是胶囊本身,而是生产、采购、销售“问题胶囊”的相关企业。

与曾经默默无闻的“问题胶囊”生产企业相比,一些涉事制药

企业的名气显然更大。“问题胶囊”堂而皇之地进入市场,与这些企业为了压缩成本不惜放松质量监控,有着直接而重要的关系。在控制问题药品、追查“问题胶囊”流向、查封生产线之后,到了追究法律责任这一步,这些药企是绝对不能撇清的。

药企为何拼命压缩成本?果真如部分人所说,是因为药价持续下降?或许对少数低价药品来说,每粒胶囊几厘的差价确实是生死线,但业内人士也指出,大多数药品中胶囊的成本可以忽略。更何况,危害公众的身体健康,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立。“问题胶囊”折射出的,是一些药企近乎畸形的发展方式,不惜质量压缩成本,却在科技创新上少有建树,做起广告来倒是舍得投

入巨资。

以号称做“良心药”的修正药业为例。这家企业在明星代言和电视广告投放上下了重金,仅今年3月份,在中央和省卫视广告投放金额就达3.46亿元。“问题胶囊”事件持续发酵,其广告仍在各家电视台“疲劳轰炸”。由于代言医药广告收益较高,演艺行业内已出现代言药品的“专业户”。

在广告上投入大手笔的同时,药企在质量监控上的投入却相当吝啬。“问题胶囊”的问题,在于其重金属铬含量超标,2010版《中国药典》也将铬含量正式列入了“空心明胶”的检测指标之中。而包括修正药业、通化金马在内的国内多数药企,却没有检测铬含量的设备

和能力,所谓“抽检后送第三方机构检测”的效果,也很值得怀疑。国家药监局公布修正药业生产的两种胶囊药品重金属铬超标后,修正药业甚至表示,他们还不知道是哪个供应商供给的胶囊原料铬超标,需要排查。可见生产管理之混乱。

不是通过提升产品质量,而是通过大量投放广告来占领市场,这种低端的发展方式只会令企业走入为了压缩成本不惜牺牲质量的歧途。要引导企业走上严控质量、不断创新的“正道”,防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环境,无非加强监管,增加“劣币”的违法成本,对违法企业和人员严惩不贷。药企的健康发展,不仅是一个行业的事,更关系公众的生命安全。



新民随笔

小世界

董纯蕾

零点过后的诚品书店台北敦南店,依然散落着席地而坐、与书为伍的人们。子夜钟声的敲响,没有捎来带灰姑娘回家的南瓜马车,书里的那个世界迷人依旧。

只是书外的那个世界,依旧没有那么纯粹。人们常常慨叹于读者的流失,实际上,越来越少的不仅仅是读者,还有真正意义上的阅读资源提供者。即便是在学术著作的小世界里,也是如此。美国《今日物理》杂志前不久发表了一篇题为《太多作者 太少创作者》的评述性文章。8份颇具代表性的学术杂志在过去50年所发表论文的作者署名情况显示,作者越来越多,而创作者越来越少。这些年来,科研人员的论文清单越来越长,每篇论文的创作者数量也与日俱增,独立作者的论文已很难看到。反正,团队工作早已成为科学界的常态;反正论文该不该署名,署名谁先谁后,本就没有明确规定。

于是乎,科研人员追求论文发表量和引用率,论文署名搭顺风车,甚至抄袭、伪造实验数据等学术不端现象,已经快让人见怪不怪了。国内如此,国外亦是如此。从教授到研究生,甚至在实验室专事设备管理和维护的技术人员,其名字都有可能出现在论文的署名档中——其中不少名字,原本不过是在致谢部分被提及。现在,皆大欢喜,岂不更好?至于指导学生发表文章,导师该不该把名也署上,就更不会有人斤斤计较了。反正,这是一个功利化的时代,作者的世界也不过是一个现实的小世界而已。为发表文章多花点时间,挤占点本该用于研究的时间,又有何妨?果真遵循如此逻辑的话,这样的小世界对读者还有什么吸引力?

突然想起英国人戴维·洛奇28年前出版的小说《小世界》。请允许我本着严谨的引用规则,直接摘抄其中的一段话——“也许需要提交论文,而听别人宣读论文则是少不了的。但是以这个借口,你可以去新的有趣的地方,遇见新的有趣的人,和他们建立新的有趣的关系,与他们闲聊或交谈知心话;在所有一切结束,你回家的时候,还在认真治学方面获得了更高的声誉。”

媒体观点

■ 人民日报《穿上“马甲”,也是强拆》:我们需要的创新,是平衡各方利益、做好互动沟通的努力。而那些穿上“马甲”、钻法规空子、损害群众利益的“创新”,应该坚决杜绝。(张彦春)

■ 中国青年报《有多少虚构成为历史》:把虚构的东西演绎成现实,或者说演变成历史的相信还有很多。借助某一部文学作品或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发展当地旅游业,确实是一种促销手段,无可厚非;但如若以假乱真,甚至以讹传讹,不免有失分寸。(郭震海)

■ 广州日报《有一种涨价叫“重新核价”》:投入了就要涨价,这理由说得通吗?“五一”将至,一些景区提价欲望又蠢蠢欲动,令人担心。有效遏制旅游涨价必涨,靠景点自律,靠公众批评,都无济于事,必须铁腕治理。(尹卫国)

升级法规让大巴早日系上“安全带”

新民网论

4月22日,上海一旅游大巴在前往常熟尚湖牡丹花会的途中,在沿江高速公路宁太线1公里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媒体披露,事发地有一条约40米长的刹车痕迹,看来事发时大巴的车速不低。从游客逃生细节来看,也没有解开安全带的内容,在旅游大巴侧翻前,车上旅客没系安全带的也不在少数。

旅游产业链早已深化分工协作,旅行社常用运输服务外包来节省运营成本,运载旅客的旅游大巴很多并非本社车辆,旅行社对旅游大巴日常车况、司机安全驾驶意识都只能凭经验模糊评估,如果旅游业监管还停留在监管旅行社这一水平上,而不是覆盖整个产业链,那就难以发现隐藏的交通安全隐患。

去过欧洲、日本旅行的中国游客常常对当地旅游大巴的“慢速行驶”印象深刻,在这些旅游休闲产业较成熟的国家,都早已出台了对于旅游大巴限速的明文规定,并通过

安装车载电脑、GPS、规定司机登记每日行驶记录等方式进行严格约束,司机还被要求每隔2小时必须停车强制休息15分钟,并监督所有旅客系上安全带。

在此,我们强烈建议交通管理部门及早借鉴和吸收海外成熟经验,尽快推出大巴管理规范等安全细则,将限速、强制定时休息、强制行驶中必须系安全带等国际通行措施以法规的形式明确下来。

(新民网评论员,网址 www.xinmin.cn)



一字之差

升学考试在即,「特长生」这扇门,已成为某些「特权生」的歪门邪道。 杜建国画

观点圆桌

质问记者目的,底气何来?

新闻焦点:据大河报报道,河南省太康县高贤乡部分群众举报,乡干部和全乡行政村党支部书记以考察为名公款旅游。乡党委书记李凤杰否认,并质问记者,“你什么目的?你这小野记者”。记者随后从一名村支书处获悉,确实存在公款旅游。

记者的目的是真相

记者的目的自然是真相。此书证明是违纪在先,却如此蛮横,可见舆论监督遭遇的阻力之大。如何保护公众和媒体合法的监督权利,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段思平

“纸包不住火”

如果官员能摆正位置,如果没有公款旅游这档事,根本不用担心记者曝光。反之,如果公款旅游属实,官员心中有鬼,恶言相向之后,终究“纸包不住火”。刘凯玲

监管多些敏锐触觉

对于公款旅游,为何上级部门就一点线索都没有?如果监管部门能够多些敏锐触觉,或许这名乡党委书记就不会那么色厉内荏地狂叫“小野记者”了。 郭文斌

自由谭

夜读孙犁先生的《曲终集》,先生在“文事琐谈”中感慨:“有了几次经验,得出一个结论:第一,写文章,有形无形,不要涉及朋友;如果写到朋友,只用颂体;第二,当前写文章,贬不行,平实也不行。只能扬着写,只能吹。”此话,与其说这是经验,不如说是教训,因为先生自称“因为写文章得罪过三次朋友了”。

孙犁先生是经历过历次运动,写文章谨小慎微,可以理解;先生又宅心仁厚,不愿做伤害朋友感情的事,字斟句酌,值得理解。

孙犁先生此文,写于1991年7月23日,20多年过去了,他的担忧今天过时了吗?翻检现实,我们悲哀地发现,写文艺批评、文学批评的文章,同样是一件有风险的事。郭庆祥因在文章中批评画家范曾“才能平平”、“逞能”、“炫

才露己”,而被告上法庭,不仅要书面道歉,还要精神损害赔偿金7万元。

写文章写出了官司,不少;因正常的批评而被呛声,也不少。前年4月间,在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研讨会上,赵本山自称,“就想听‘坏话’和真话。我永远感谢让我经受磨难的人和给我批评的人。”但是,当中国传媒大学教授曾庆瑞坦言,《乡村爱情故事》展现了农民生活的很多场景、片断,但缺乏“历史进程中本质的真实”,其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扁平化、不够典型,赵本山一下子恼羞成怒,反驳道:“您熟不熟悉农村生活?农村到底什么样?您去没去过?您体验过吗?如果没有发言权的话,那考虑好再说。我来是想找一服对我有好处的

王石川

药,别给我开一服药我吃了就死的。我想找一个好医生,不是假医生。我想吃良药,不希望吃毒药。”

如此这般,谁还敢批评?谁还愿意批评?

不得不说,今天,有见地的批评少了,敢批评的人少了,与之相反的是,唱赞歌的“批评”多了。一部作品刚出世,批评家赞不绝口,说得天花乱坠,褒得完美无缺,让人纳闷:这是正常的批评还是肉麻的广告?

如果说批评家拘囿于种种顾虑不敢批评还情有可原,如果在金钱的收买下,故意昧着良心说假话、套话和大话,则更伤害批评空气。意大利批评家鲍瓦里说:“批评家是艺术家的天敌,应该保持独立。”我国文艺评论家谢冕也疾呼:

“评论家要排除人情、权势、金钱的干扰,发出独立的批评。”诚然,一旦批评家被权力豢养、被人情干扰、被金钱收买,就很难有独立立场,这个时候,他所炮制的文字不可能有真知灼见,也不可能推动文化批评、文艺批评良性发展。

批评是个技术活,也是个良知活,如果乱评一气,比如热衷于酷评,语不惊人死不休,或者故意糟蹋人、作践作品,就是要让被批评对象难堪,这种恶劣的批评同样应该被唾弃。

文艺批评是文艺机体的免疫系统,批评家扮演着啄木鸟的角色。批评家不应该失语,有力度的批评不应该缺席,否则文化发展、文艺繁荣就是一句空话。但愿孙犁们的感慨能够少一些。

孙犁的感慨今天过时了吗?